

东野圭吾

分身

ぶんしん

【分身】: Doppelgänger, 有如死神的不祥之身, 据说诗人雪莱在湖畔遇到自己的分身后次日身亡, 世传凡目击分身者数日内必死。

南海出版公司





分身

〔日〕东野圭吾 著 王维幸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分身/[日]东野圭吾著;王维幸译.-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2010.8
(东野圭吾作品)
ISBN 978-7-5442-4739-9

I. ①分… II. ①东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
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977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8-187

BUNSHIN

by Keigo Higashino

Copyright © 1996 by Keigo Higashino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SHUEISHA Inc.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分身

[日]东野圭吾 著

王维幸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锐 翟明明

装帧设计 金 山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 张 10.75
字 数 263千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739-9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1	鞠子之章	一
19	双叶之章	一
31	鞠子之章	二
53	双叶之章	二
63	鞠子之章	三
75	双叶之章	三
99	鞠子之章	四
109	双叶之章	四
117	鞠子之章	五
131	双叶之章	五
163	鞠子之章	六
173	双叶之章	六
185	鞠子之章	七
193	双叶之章	七

203	鞠子之章	八
213	双叶之章	八
227	鞠子之章	九
251	双叶之章	九
259	鞠子之章	十
265	双叶之章	十
269	鞠子之章	十一
275	双叶之章	十一
303	鞠子之章	十二
311	双叶之章	十二
315	鞠子之章	十三
325	双叶之章	十三
329	鞠子之章	十四
333	双叶之章	十四
335	鞠子之章	十五

鞠子之章 一

或许，我正遭到母亲的厌弃吧。

这种感觉是在我升入小学高年级时产生的。

虽说是厌弃，我却没有像灰姑娘受继母恶毒虐待般的经历，也从未受过任何冷遇。毋宁说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的慈爱倒更多一些。

我家有三本相册，里面几乎全是我和家人的照片。有一些是在学校拍的，或者是朋友拍的，但全没有出自父母之手。

第二本相册的第三页上，贴的是一家人去函馆山时的照片。上面只有我和母亲，那么按下相机快门的自然就是父亲了。地点似乎是一个展望台。从背景中绚丽的红叶不难推测，拍摄的时间大抵是十月中旬。

照片中的我四五岁的样子，身穿带风帽的上衣，瑟瑟地站着。母亲则只拍了半身，双手做出环抱着我的样子。但不可思议的是，母亲的视线并非正对镜头，而是有些偏右。后来，当我追问母亲在看什么时，她竟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：

“这个嘛，当时妈妈看见稍远的地方有一只蜂子在飞。我怕它飞

过来，哪里还顾得上照相哟。”

怎么会有蜂子呢？父亲表示怀疑，可母亲仍坚持说有。我一点也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，大概是有吧。照片中母亲做出的庇护动作便是证据。她不安的神情分明在诉说，她不是在担心蜂子蜇到自己，而是担心幼小的我。在众多照片中，我对这一张最为中意，便是因为能够回忆起这段小插曲。但如今，这本相册已经不在了。

母亲对我的爱总是细致、自然而妥贴。只要在她身边，我就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。我还曾毫不怀疑地坚信，这种爱会永远持续下去。

究竟从何时起，一抹阴影悄悄爬上了这份本该永恒的爱，我已经说不清楚了。因为我的日常生活并未出现任何变化。

只是，若一定要搜寻遥远的记忆，倒勉强能搜出几幕景象来——在孩子的眼里，母亲的确有些异常。吃饭的时候，不经意间一抬头，经常会发现母亲正呆呆地望着我出神。有时，母亲会在梳妆台前枯坐半天，一动也不动。当然，即使在这样的時候，一旦发现我在注意她，她便会如往常一样对我微笑起来，眼里充满慈爱。

其实，这一切根本不算什么，但儿童的直觉让我开始意识到，母亲的态度中似乎蕴含着一种不祥之兆。并且随着我的成长，这种不安日益显著。

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热心于研究，纵然在家，也多半躲在书房里忙于工作。因而于我来说，父亲似乎变得愈发难以接近。渐渐地，在我的眼里，他与其说是一个父亲，毋宁说更像一个管理者。我能感觉到父亲其实也溺爱着我，可这并没有使我忘却对母亲的不安。

到了五年级，模糊的感觉似乎变得稍稍具体而明朗了。母亲是不是在有意躲避着我呢？从前，我经常跑进厨房，一面看着母亲准备饭菜，一面诉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母亲原本兴致盎然的脸上逐渐流露出心不在焉。不只如此，她甚至还嫌

我妨碍她做饭，将我赶到一边。还有，星期天购物的时候，我一提出也要去，她便以“今天只是给你爸爸买东西，不好玩”之类的理由把我打发掉。这在以前绝不会有。

而最令我不安的，是母亲已不再看着我的脸说话，即便正对着我，眼睛也总是游移在我身体之外的某个地方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曾经那么慈爱的母亲为什么会忽然间离我远去？我无法想象。

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那是在五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。我就读的小学每个期末都要举行一种叫“亲子恳谈”的活动，班主任与学生及家长面谈。那次活动结束后，母亲和我与同班的小奈母女一起去喝咖啡。两位母亲闲谈了一会儿，不知怎的，小奈的母亲竟忽然说：

“鞠子到底长得像谁呢？比起母亲来，还是更像父亲吧？”

“是不像阿姨呢，”一旁的小奈也打量着我和母亲的脸色，说道，“眼睛不像，鼻子也一点不像。”

“或许吧。”我答道。

“不像我好啊，可千万别像你的丑妈妈。”母亲笑答道，可后来她竟莫名地撅起嘴，几次三番地打量起我，最后，竟突兀地冒出这么一句：“是啊，的确一点都不像……”

我正是在这一瞬间发现了母亲内心的秘密。当时，母亲眼睛的深处没有笑容，仿佛正看着一只恐怖生物般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

母亲变得不再慈爱，完全是因为我长得一点都不像她。这便是此时我得出的答案。为什么长得不像就不行呢？对此我从未思考过。或许，我漠视了“人都喜欢长相酷似自己的孩子”这一自然法则。

的确，从没有人说起过我们母女俩相像，但我也从未认真考虑过此事。去外婆家玩的时候，外婆常常看着我说：

“啊呀，这孩子，真是越长更好看了。究竟像谁呢？静惠也能生

出这么好的孩子，这可真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了。”

每当此时，母亲总会心地跟着笑。这是我幼儿时期的事情。

那天以后，我独自躲在房间里对着镜子端详的时候就多了起来，总想找出自己与母亲的相同之处。可我越是看，日子过得越久，容貌似乎就离母亲的越远。并且，我有了一个新发现——我也全然不像父亲。

一股不祥的预感渐渐攫住了我的心。或许，我根本就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！倘若我真的是长女，父母的年龄也太大了，而我也绝不可能这么小。无法生育的夫妇从别处领来一个孩子做养女，这种事情完全有可能。

我陷入了烦恼，仅凭一个人无法解决的烦恼，而且无法与任何人商量。无奈，我只好为自己编织起一个壳，痛苦地躲在里面。

恰好，当时学校里正在学习有关户籍的知识。我举手提问，年轻的男班主任十分自信地回答：

“户籍上是不会撒谎的。若是养子，上面一定会清清楚楚地写明。”

两天之后，我决定去一趟市政府。接待我的是一名女子。看到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孩竟独自来取户籍副本，她明显面露诧异，但也没有询问理由。其实我早已想好，若她询问，我就谎称是报考中学需要。

几分钟后，一张户籍副本的复印件便交到我手中。本打算回家后再看，可我终究忍耐不住，当场便确认起来。

父母一栏里写的是“氏家清”、“静惠”。再往下，那里分明用极具说服力的宋体字写着“长女”。

那一瞬间，长期以来一直积压在心头的异物顿时消散。我从未感觉到“长女”这两个字竟如此温暖。安心感蔓延开来，我反反复复将副本看了好几遍，一种成功的喜悦爬上心头。原来竟这么简单。这么容易就得到了确认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外婆曾这么对我说：

“你出生的时候啊，那可叫难产哟，可把人给担心死了。家人亲戚全跑到了医院，一直等了八个多小时呢。后来，到了凌晨一点左右，雪忽然下得大了，我们正议论着明天除雪的事呢，忽然就传来了哭声。”

确认户籍副本时，我想起了这段往事。看来这应该是实情，不会是为骗我而故意编造的。

那为什么——我的疑问又回来了——我的容貌和父母的会相差这么远呢？每当照镜子的时候，我就不由得思索起这个问题。

我升入六年级之后，母亲对我的态度越发冷淡。我确信这绝非胡乱猜疑。正是在这一年冬天，父母说要把我送进一所私立中学。那是一所天主教大学的附属中学，学生须全部住校。

“本地没什么有名气的中学。爸爸自然也会很寂寞，但休息日倒也能回来，这对你的将来有好处。”

父亲以辩解般的口吻劝说我的时候，母亲已在水槽边洗起餐具。我想象着他们的谈话内容——女儿一在身边我就心烦意乱，快把她支得远远的吧……

我沉默不语。大概是以为我不愿意，父亲慌忙补充道：“当然，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我们也不会强求。跟天天相处的老朋友们分别也的确痛苦。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无非是想告诉你还有这样一种选择。如果你想上本地的中学，直说就是。”

思考了一会儿，我冲着母亲的后背喊道：“妈，您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母亲并没有停下洗碗的手，也没有转过脸来，“在本地上学也不是不好，可过着集体生活学习也不错，肯定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呢。”

发现母亲也赞成我离开家门，我下了决心。

“嗯，那我就去吧，跟大家一起生活似乎也不错。”我对父亲说道。

“是吗？好，那就这样吧。”父亲频频点头，收起学校简介。只是，这样会很寂寞——父亲心底一定这样想。

我望了望母亲的背影。她什么也没有说。

在上中学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和母亲常常一起去购物，替换的衣服、日常用品、简单的家具等都需要购买。母亲充满温情，殷勤地帮我选择，对我也有了笑容。面对这种情形，我甚至觉得认为她对我疏远完全是多疑了。但我也会想，或许因为我马上就走了，今后再也无从得见，才让她如此高兴吧。

“妈，我走后您会寂寞吗？”有一次，买完东西，在冷饮摊喝果汁时，我这么问道。我装得若无其事，但事实上犹豫良久方问出口。

“当然会了。”母亲立刻回答，但之后，她眼底就闪烁起微妙的光芒。这一点完全没有逃脱我的眼睛。

三月小学毕业，二十九日，我拎着一个小书包与母亲一起出了门。大件行李早已寄送过去。

走到附近的电车站，迎接的客车早已抵达。我一个人上了车，母亲则绕到窗下。

“要注意身体哟。有事打电话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客车开动后，母亲长时间地目送我离去。一瞬间，她那一直朝我挥着的手向眼角擦去，大概是哭了。我正要确认，她的身影已变得极小了。

我去的学校建在一个平缓的山丘上，里面有牧场、教堂，还有宿舍。宿舍是木建筑，里面却没有想象般古旧，甚至还装了空调。四人一个房间，室内由一种风琴帘子状的东西隔开，多少能保护一下个人隐私。我的室友只有三年级的春子和二年级的铃江二人。这两个高年级的学生看上去都很和气，我安下心来。

于是，中学生活开始了。六点钟起床，六点半做体操，七点钟

做祈祷，然后吃早餐，八点钟去学校。同宿舍的学姐风趣幽默，每天的生活就像是修学旅行，还有，作为教育一环进行的牧场劳作和圣歌队的排练，也让我乐此不疲。每名新生都发了一本名为“教育日志”的本子，就寝前要把当天的事情全写在上面，次日早晨交给舍监细野修女，可由于白天折腾得厉害，写着写着就睡着的事时有发生。每当出现这种情况，体形与名字截然相反的细野修女总是双手叉腰，目光锐利地俯视着我，然后用极其威严的声音说一句：“以后要多加注意。”细野的恐怖恐怕有一半出于讹传，真正见过她发火的人，我身边从未有过。

适应了宿舍生活之后，我就被春子和铃江问起家里的情况，如父亲的职业、家里的样子之类。得知我父亲是大学教授，铃江顿时像做祈祷时一样，双手并在胸前。

“太厉害了！你父亲太聪明了。大学老师！嗯，好崇拜哦。”

“教什么的？”春子问道。我略微迟疑了一下。

“不大清楚。生物，或者是医学吧，反正就是这一类。”

听了我敷衍的说明，铃江又迸出一句“太棒了”。

之后就说到母亲的话题。最初自然还是那些再平常不过的内容，如是什么类型、擅长的菜品之类。后来，铃江不经意间忽然问了一句：

“长得一定和你很像吧？”

没想到，这无意中的一句话竟严重刺伤了我的心，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。我蓦地大哭起来。铃江惊慌失措，春子则连忙把我领到床上休息。她们一定认为我想家了。

次日晚上，我决定向她们和盘托出真相。我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麻烦的学妹。她们认真地倾听了我的故事，齐说不可思议。

“可她毕竟是你的生母啊。母亲居然会嫌弃自己的女儿，不可能会有这种事的。”铃江语气坚决地说道。

“我也希望如此……”我点头附和。

“别瞎猜了，鞠子，就算是亲母女，长得一点不像的也大有人在啊。”春子以三年级学生的镇定口吻劝我，“如果因为这点小事，你母亲就嫌弃你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如果说你的母亲真的很奇怪，一定是有别的理由，但绝对、绝对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“没错。我也这么认为。”铃江也深表同意。

“暑假时要回家，对吧？”春子微笑道，“到时候，你母亲一定会高高兴兴地迎接你的。我敢保证。”

“嗯。”我低声答应。

果然如春子所言，暑假回家探亲时，父母都非常高兴。第一天，父亲一直待在客厅想听我的故事。而且，整个假期，他都没有把工作带回家来。

母亲每天都带我上街购物，为我买一些衣服和小首饰什么的，晚上还特意为我做我最喜欢的菜肴，暑假期间一直非常慈爱。

但我仍没有释然的感觉。虽不能说这一切都是母亲在演戏，我却觉得并非出自她的真心。我甚至觉得，我似乎就是一个别人寄养在这里的小姑娘。

暑假结束，回到宿舍，春子率先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，你母亲他们对你一定很好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我只能如此回答。

往返于宿舍和学校的生活再度开始。我对此很满意，体育节、文化节等各种传统文化活动都在这个季节里举行。每天都有新的发现，时间在喜怒哀乐中悄然流逝。心里虽一直放不下母亲的事情，却连认真思考的闲暇都没有，这反倒成了好事。

不久，冬天匆匆而至。夏天短了，冬天自然漫长。从年末到一月末是寒假，之后三年级的学生就要毕业了。因而，对于我们即将回家过新年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来说，最重要的话题莫过于何时以何种形式举行欢送会。

“欢送会什么的也用不着太当回事了。”春子笑道，“反正你们也会上高中，到时候还会见面。”

“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嘛。”铃江一面捆行李一面说道，“不过，怎么说也得到二月份之后了。希望此前你们俩都健健康康的。”她用力点头。

“到了二月份，一定要笑着再见哦。”春子对我说道。

“好，笑着再见。”我语气坚决地说。

可我没能兑现诺言。因为，这年冬天，我家发生了一件噩梦般的事情。

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九日。这个日子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。幸福的团聚一夜之间跌入深渊。

很久没有看到女儿了，父母看上去都很高兴。跟往常一样，父亲一见面就问个不休：学习怎样、宿舍生活如何、朋友好不好、老师如何，等等。

“还可以吧。”

尽管有些过分，我还是这样简单地回答。

父亲还是眯起眼睛，说着“是吗是吗”，一个劲地点头。

母亲一如既往，没怎么说话，可还是处处为我着想。这一切究竟算什么呢？是对心爱的女儿的真心付出，还是她心目中有一个完美母亲的样板，她只是机械地照着来做呢？我无法判断。只记得当时曾有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，唯一的一件。我想帮母亲做饭，刚要走进厨房，看到母亲正站在洗碗池前，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呆呆伫立。我正要出声，可话刚到嗓子眼又咽了回去。因为我发现她的脚下有些异常。

地板上有几滴水，是从母亲的下颌滴下来的。我发现她正在哭泣。大人如此哭泣的情形，此前我从未见过。不仅如此，她背上还笼罩着一种难以接近的危险气息。妈妈，您怎么了——我终究没能说出

这句话，蹑起脚悄悄走了回去。

吃晚饭时，母亲又恢复了往常完美的笑容，将亲手做的菜摆在桌上，食材是在附近海域捕获的海鲜。

饭后，母亲又为我端出苹果茶。我一面喝茶，一面讲述自己来年的目标和将来的抱负之类。父亲和母亲都露出十分满意的表情。至少，在我看来是那样。

不久，浓浓的睡意阵阵袭来。

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。父亲大概躲进了书房，不见踪影。我忽然记起父亲也说过觉得很困之类的话。

母亲在厨房收拾碗筷。我提出帮忙，母亲却说不用，让我回去休息。

电视里在演两小时短剧。有我喜欢的演员，我本想坚持看完，可才看到一半时意识就逐渐模糊起来，这一点我自己也能感觉到。看看钟，已是晚上九点半。依照我宿舍生活的习惯，这个时候有睡意毫不奇怪，但这种感觉稍有异样，仿佛被吸到某种东西里似的。

那就喝杯水吧——想到这里，我正待起身，却已动弹不得，只觉得脑袋里面有一样东西猛地一转，然后就失去了意识。

我只觉得身体轻飘飘地浮着，大概是被人抱了起来。我仍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，究竟是真的被抱了起来，还是仅仅做了一个梦，连自己都弄不清了。

醒过来，是因为感到脸上有一种冰冷的东西，冷得发疼。我扭动身子，想换个方向，这才发现，不止脸庞，全身都感到寒气逼人。我睁开了眼睛。

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夜空。昏暗的天空中挂着几颗星星。接着，随着视野不断扩大，我终于意识到这里是家里的庭院。我正躺在积雪上面。

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想到这儿，身体就猛地一阵颤抖。我穿着毛衣和牛仔裤，没有穿鞋。

接下来的一瞬间，巨大的声响从一旁传来。

不，似乎远不止声响那么简单。伴随着爆炸声，大地震动起来，身体也晃动不已。

一团火焰从头顶落下。我不禁抱住头，蜷缩起身子。一股热浪掠过后背。

我战战兢兢地抬起头，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。

我的家正在燃烧！刚才还见证了一家人团聚的家此刻已卷入一片火海。

我坚持着爬到门口，再次回头。凶猛的烈焰让我目眩，但熊熊烈火中摇曳的影子分明就是我的家。

有人跑了过来，对我喊了一声“危险”，然后用力拉起我的手臂。事后我才被告知那是附近的一个叔叔。此时已经有很多人赶了过来，却没有一个进入我的视野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全然不知，只是呆呆地望着生我养我的家渐渐成为灰烬。火焰以远远超过我此前认知的速度吞噬了整个家。我喜欢的露台坍塌了，奶油色的墙壁眼看着变得焦黑，熊熊烈焰从我房间的窗户里喷出来。

我恢复意识是在听到消防车警笛之后的事了。很奇怪，在那之前我竟全未意识到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火灾。

我放声大哭，呼喊着父亲和母亲。“没事的，没事的……”我隐约感到有人在旁边安慰着我。但我并没有停下，依旧大哭不已。

随着消防员灭火作业的进展，不久，父亲被救了出来，躺上担架。他的头发和衣服都烧焦了，脸上也有一些擦伤。

我一下扑到父亲面前，在问他的情况之前，先问了这样一句：“妈妈呢？”

担架上的父亲望着我的脸。他神志非常清醒，伤势也不像看上去那么严重。

“是鞠子啊。”父亲呻吟道，“你妈妈她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。直到被抬进救护车，他仍是仅以一种悲凉的眼神望着我。

仿佛在嘲笑人类的无力一样，之后，火魔仍在肆虐。我被迟一些赶来的警官扶上警车，从里面观看了消防作业的情形。我明白了，灭火不单单是为了我家，也是为了防止火势蔓延到其他建筑。

警官似乎做了工作，要安排我住进附近的一户人家。可我无论如何也不去，只想知道母亲的安危。那家的阿姨一个劲地说不会有事，让我不要担心，可我知道，那只是毫无根据的安慰。我彻夜难眠。

第二天一早，舅舅开车来接我。

“去哪里啊？”我对着坐在驾驶席上的舅舅的侧脸问道。喜欢滑雪的舅舅平时总是充满活力，这天却像老了十岁一样，一脸无精打采。

“去你爸就诊的医院。”

“妈妈呢？”

舅舅停顿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妈妈的事，到了那里再告诉你。”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

已经去世了吧？我真想这么问。我一夜没睡，一直在思考这件事，早已作好思想准备，可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
途中经过废墟的前面。舅舅恐怕已无心留意这些，我却凝眸注视着家的断壁残垣。不，连断壁残垣都称不上了，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，除了一堆黑色的瓦砾。灭火用的水一夜之间已经冻结，在朝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。

父亲的头部、左臂和左腿都缠着绷带，可精神仍很好，能进行一般的对话。全都是轻度烧伤，他本人也这么说。